

道
統
錄
附
錄

二





道 統 錄

附 錄

(二)

張 伯 行 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大

道

著者 張伯行

統

發行人 王雲五

附錄 二冊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錄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楊靜齋)

振

道統錄卷之下

周濂溪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淳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淳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爲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待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

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饕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河間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授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閒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謝用休問拜。當受不當受。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嘗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棹曰。棹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程明道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雒陽人。父珦。大中大夫。母侯氏。封壽安縣君。先生祖居中山。曾祖希振。爲虞部員外郎。祖遜。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葬河南。遂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於常兒。未能言時。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釧墮。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往。果得釧。十

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十五。從大中公命。與弟正叔同受學於周茂叔。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遂厭科舉之業。而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丁酉。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與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同第。戊戌。調京兆府鄠縣主簿。縣令以其年少易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先生曰。此易辨耳。問之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未藏時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貪怙膂力。衆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謂之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忍言。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其首每歲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先生至。詰其僧。俟復現。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多病。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治役不勞而集。嘗謂人曰。吾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縣。該縣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近府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售之。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矣。會令缺。先生攝邑事。畫法均其稅。其初富者不便。多爲浮言。欲搖止其事。既而莫敢不服。上元劇邑。訟最繁。先生處之不

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請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立發民塞之。堤成。歲以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爲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請於府給募。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自是生者大半。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民必有所濟。始至。邑人多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勿爲。自是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若此。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邑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之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內。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詔募粟實邊。轉輸苦道遠。往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於邊輸之所。費大省。河東財賦窘逼。每官所名買物。價翔踊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所費比常歲什不過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之。補助民非敢私也。願勿問。使屢更。無不從者。先是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讐敵。先生盡知民產厚。

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之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則遂爲精兵。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於此。嘗有愧。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熙寧七年。河間劉立之。復官晉城。距先生已十餘年。見民有聚衆口而不析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二年。呂公著薦爲中允。權御史裏行。時先生年三十八歲。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諮訪。比二三見。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先生求退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所上章疏稿。子弟不得窺見。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神宗曰。朕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再三。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沾直名。則不能。神宗贊歎。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時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

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及此。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諸事。安石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心服先生忠信。嘗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人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公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自此與先生不合。是時侍從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疏曰。臣近奏上言乞罷豫俵青苗錢利息。及汰知提舉官。未蒙施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議。舉劾不奉行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尙持固必。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施行。幸甚。不報。乃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令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先生以言不行。懇求外補。遂改爲京西路提刑。先生疏辭曰。臣學識疏陋。徒有捧日之心。曾無回

天之力。近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恩典過頒。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廢弛。臣雖無狀。敢以死請。投諸荒陬。實所甘分。從之。四年。改先生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先生出而臺諫一空。時張載按浙東獄還朝。會弟張戢以言得罪。乃謁告西歸。居終南山下。曾問先生以定性之學。先生有書答之。先生之鎮寧時。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慢己。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是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爲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綬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莫不感激自效。人皆難之。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

弗納必爲亂。防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自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防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乃揚言於衆曰。瀆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籊矣。何能爲也。果不敢言。五年十二月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罷歸。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太常丞。八年。差知扶溝縣事。時年四十四。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赴登對者。自洛至。問顥在彼否。連言佳士。然不能用也。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復求監務。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先生至扶溝。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盜者。先生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扶溝無盜者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能治生產。直以協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惟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惡。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多先輸納。其逋負而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先生方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而神宗是之。畿役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民

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使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訴冤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甚多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桑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抗旨遂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曰專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犯盜而繫扶溝獄適逸去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調其括地官復至謂攝令官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督責甚速數日而事集先生之以調去也邑人詣府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人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是扶溝地卑歲有水患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嘗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元豐八年夏五月哲宗嗣位先生監局居鄉幾十年與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養志瞻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神宗崩詔至韓康公子韓宗師問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問曰二公果作相何如先生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

先分黨。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先生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則衣冠之害。猶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語。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論此事。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邵伯溫。同聞之。後四十年。而先生之言驗。嘗曰。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恆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卽位。以時望召先生爲宗正。先生以疾不行。未幾而卒。享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墓葬於河南府城南。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益至。和粹之氣。溢於面目。門人交友。從游數十年。未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雖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以來。聖道湮塞。欲起而振之。進將以覺斯人。退進以明之書。不幸蚤世。未之及也。大中公告老歸家。素清簞。僦居雒城。先生以祿養族大人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娶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友朋中貧者。以單禦寒。桑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學者稱爲明道先生。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祕。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錄。天下學者咸傳誦之。而精微之旨。則玩之不能盡也。文潞公採衆論題曰。大宋明道先生之墓。宋賜諡曰純公。

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

張氏曰。明道書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伊川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如滄海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楊龜山曰。明道作縣。嘗於座右視民如傷四字。云。顙每日嘗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不將天下一人看。龜山曰。固是。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常對伯淳有悔薦意。先生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公敬納。

朱子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又曰。明道是大賢以上人作用。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

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從大中公命。與明道同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反之爲賢。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高自標許。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後游大學。時海陵胡瑗翼之。先生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太學判呂原明公希哲先生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舉進士。嘉定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己任。治平二年。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薦先生於朝。不報。元豐八年。侍郎司馬溫公。尙書呂公著。留守韓公絳。同

薦先生曰。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行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若用斯人。俾常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禪之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謂頤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閒。得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學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竊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得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也。復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奉命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進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上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太后嘉納。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合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